



撇开意识形态、建政方面的事不谈，阿富汗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，**实则也是未来的阿富汗当局最大的挑战，是人口与粮食危机问题。**

区。如此估算，如今，阿富汗人口大约达到4000多万。在这群山环绕的国度，可耕地面积并不多。由于2020年冬季阿富汗降雨量比往年平均值减少34%，降雪量更是下降了44%。失去冬季存储着的高山积雪，到了今年春夏，灌溉庄稼的水自然就少了。估计今年阿富汗以绿洲小麦为主的粮食产量——只有400万吨，人均只有100公斤。而维持人体机能，起码需要人均200公斤粮食以上。如此算来，阿富汗每年至少需要800万吨粮食。一个数据可以对比——塔利班被推翻的2001年，阿富汗产粮500万吨，以当时的人口来算，完全够吃！如何解决粮食危机，无疑是阿人治阿需要渡过的一大难关！

西方种下什么因， 又能得到什么果？

在阿富汗2019年选举中，合格选民投票率只有9%。争取连任的加尼和时任首席执政官阿卜杜拉争夺总统职位。最终加尼获得50.64%选票，阿卜杜拉获得39.52%选票。阿卜杜拉指责选举舞弊，宣称自己获胜。然而，不管谁获胜，这样的

一个飘在空中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架构，与大城市以外的广大阿富汗民众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阿富汗广大农村，老百姓们依然过着和一千年前同样贫苦的日子。他们不

仅和祖祖辈辈一样被腐败官僚欺压，还要每天忍受异族、异教徒士兵的冷枪冷弹、无人机“误伤误炸”。这也许就是给阿塔送去的“群众基础”。阿塔进城后，情况发生变化。

2019年，加尼当局得到了42亿美元外国直接援助。而2020年阿富汗政府预算总额是55亿美元。如果阿塔主导阿富汗未来政局，未来，新政权的运转经费从哪里来？

从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时的情况看，当时，全世界只有巴基斯坦、沙特和阿联酋三个国家正式承认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政权。由于与外界交恶，经济上与世隔绝，塔利班上一次在阿富汗掌权的最后三年，经济状况堪忧。2001年，阿富汗GDP不到25亿美元，人均GDP仅有125美元，本质上还是一个前近代国家。

塔利班卷土重来之际，阿富汗人均GDP达到500美元，可其中大部分却是“服务业”。当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撤出阿富汗，当美国和西方通过各种“转移支付”给与阿富汗公务员、教师、警察、士兵的工资断绝，未来，阿富汗经济向何处去？

比起城里人，攻入大城市的阿塔的主力，是来自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“宗教学生”。尽管也举着塔利班的旗号，也蓄着大胡子，可他们与20年前撤离喀布尔、坎大哈的塔利班，显然已经不是一拨人，或者更确切地说——不是一代人。



美国控制阿富汗20年来，为什么没能给新一代的阿富汗人以思维的完全改变，为何宗教极端思想仍在阿富汗各地得以存在，甚至一遇到机会就发芽、生长？

那些新一代的塔利班是如何成长起来的？为什么他们没有成为那个合法的、有美军保护、受到国际社会承认并不断获得援助的政府的拥戴者、建设者，反而成为阿塔的战士？在这二十年中，驻阿美军、阿富汗政府都做了什么？是什么决定了年轻人的人心向背，进而决定了这个命运多舛国度的前途？美国人宁可用价值百万美元的导弹不断地去轰炸塔利班的行军帐篷，也不愿拨出一点小钱，去资助、帮扶阿富汗农村，让文明的火种播撒到这片近二百年反复与世隔绝的土地上。

在阿富汗经历了大逃亡、大溃败、大崩盘的美国，当然可以号称战略转移。可处于阿富汗周边的国家怎么办？包括欧洲国家——遭受伊拉克、巴勒斯坦、也门、叙利亚等一波波难民潮冲击的欧洲国家，难道希望看到一个崩溃的、难民潮涌动的阿富汗吗？显然不是。然而，阿富汗难民问题，实际上已经显现——联合国难民署披露，自今年1月份以来，由于安全局势恶化，超过55万阿富汗人在国内流离失所。

李绍先指出，尽管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塔利班政权，但西方国家已为承认其合法性列出先决条件和谈判要求，释放了一些信号。总体上说，欧盟希望吸取此前几波难民潮汹涌的教训。奥地利政府近日建议欧盟，在阿富汗邻国设立“驱逐中心”，容留被拒绝在欧盟避难